

## 純純的愛。濃濃的情

「問世間情是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許」，張大千與李秋君濃情蜜意，數十年如一日，雖然沒有名分，更沒有燕婉之好，但卻恪盡夫婦之道，彼此依賴，相互關懷，完全是一種「柏拉圖」式的精神戀愛，其愛彌堅，其情彌苦，而當事人不但心滿意足，更足引以為傲、引以為榮。

談到李秋君，必先要從她的家世說起。李氏先世原居於寧波府屬的鎮海縣之小浹江，世代經營海運為業；清代咸豐年間傳到了李容，字也亭，除海運外兼營金融，儼然為東南一帶商場之領袖。

李也亭的獨子李嘉，字梅塘，生了五個兒子，依次為雲書、徽莊、鍾珏、華堂、徵五。李徵五多才龍，有膽識，仗義疏財，人咸稱之謂「孟管君」，早年參加「同盟會」，辛亥革命時曾拿出私財百萬，組織「光復軍」，佐陳英士攻佔上海，繼而攻略南京，逐走張勳的辦子兵，對於底定江南厥功至偉。當時張宗昌遠從關外率領大批人馬前來投效，李徵五把他編為光復軍騎兵獨立團團長，儘管後來這位狗肉將軍叱咤風雲，不可一世，但是提起李徵五，仍然是「老祖宗」或「老統領」的掛在口上，尊仰之情，溢於言表。

### 才子佳人天造地設

李徵五的二哥徽莊生有六子一女，長名祖韓，次名祖夔，老三便是李秋君，原名祖雲，別署歐湘館主

，與張大千同庚，僅小其四個月而已。當時李家在滬上財大勢大，經營了許多事業，其中金融一項與四川張家在匯兌上多有來往，因此便成爲通家之好。

張大千是先認識了李秋君，然後才連上了家族的關係。當時除了「秋英會」而外，還有許多碩彥名流組織的會社，像是李祖韓與江小鶻等人組織的「中國畫會」，李秋君也與陳小翠等創設「中國女子書畫會」以相抗衡。

李秋君是吳杏芬的高足，山水卓然成家，畫仕女則兼採張大千意法，以寫生作古裝美人，神采靈動，呼之欲出，而且線條柔美，極盡「吳帶當風，曹衣出水」之致。當時張大千由於「秋英會」上一舉揚名，翩翩少年，羨煞了滬上的名媛閨秀。那時張大千最爲外人所賞識的就是他畫的工筆水仙，秀雅清奇，無與倫比，因此大家都管他叫「張水仙」，一幅可賣四塊大洋呢！其實他的工筆仕女及花卉，線條更加柔美，完全是得力於母親及姐姐的真傳；李秋君出身良好的家世，又受過良好的教育，能詩善畫，落落大方，人稱李家才女，與四川張家的才子張大千，自然有許多相互吸引的地方，因此便自然而然的有許多交往的機會。

據陳定山說：「秋君才高目廣，擇婿奇苛，年數已逾擇梅，猶虛待字。初賞杭州唐雲，以爲才子。唐雲長大白皙，自視甚高，謂爲唐寅復生，畫法新羅，字宗清湘。」又說：「唐雲畫亦兼竊大千之餘緒，一日，爲秋君獲其原稿，始知天壤間，唐雲之外尙有大千。而大千適喪偶，館於秋君家，患消渴病，藥爐茶

灶間，秋君必親拂拭之。醫戒病家食糖及諸油膩，秋君爲之亦看護維勤，食必共案，某宜食，某宜禁食，細心當值。而大千賦性如小兒，見油膩則食指大動，輒於枕邊偷食之；秋君搜得之，必盡棄盆盪，而交謫如勃谿然。人皆謠言，一個是仕女班頭，一個是文章魁首，論嫁娶必矣！」

民國九年，也就是張大千二十二歲那一年冬天，張大千開始成爲滬上李家的貴賓，有一天薇莊先生把他雅好藝術的大兒子祖韓、三女兒秋君和張大千一齊叫到身邊說：「你們幾個人愛好相同，情同手足，我家秋君就許配給你了！」

### 恨不相逢君未娶時

先是張大千在強盜窩脫險以後，已經秘密的與黃凝素結褵，先後已生了兩個孩子；一百天和尙生涯以後，被張善孖「押解」回川，又奉父母之命與曾慶蓉成親，因爲後來的係秉承父母之命，因而反而居長成了「大夫人」，最先進門的只好屈居「二夫人」了。

此刻張大千不但已經有了兩位妻子，而且也有了兩個孩子，一聽此言，既感激、又惶恐、更難過，連忙跪了下去對薇莊先生叩頭說：「我對不起你們府上，有負雅愛，我在原籍不但結了婚，而且已經有了兩個孩子！我不能委屈三姐！」

當時李家的失望，張大千心中難過，自是不言可喻；但是李秋君本人自始至終，都未曾表示絲毫怨尤

，尤其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就此一生未嫁！

據名作家高陽分析說：「李秋君不能表示失望，倘有此表示，便會有人覺得她可憐；而他人有此反應，對她來說便是一種屈辱。同時，必然還有人會勸她，將張大千拋開，爲自己的終身另作打算，這更是一種屈辱，彷彿不相信她對張大千是一片真情。爲了維持她的自尊心，唯一的自處之道，便是處之泰然。此身此心，早付大千，因爲一種無法克服的障礙而不能結合，猶如居孀，則但有守節而已，不過到底不是喪夫，無須悲感。」

這種心態在今天看起來似乎是不可思議，但在民國初元新舊時代交替之時，這種哀感頑絕，發乎情，止乎禮，兼具自我折磨與犧牲式的愛情，反而更足以顯示情操的高潔呢！

恨只恨兩人有情而無緣，怨只怨何不相逢於使君未娶之時，然則自從張大千成爲李秋君的密友之後，便經常是「歐湘館」的常客。「歐湘館」是李秋君的畫閣，調朱設粉，縹緗滿架，如果說李秋君是館中的公主，那麼張大千就是館中的駙馬爺了。李家兄弟衆多，早已把張大千當成了未來的姑爺看待，而李秋君的心目中，也把張大千當成了未來的夫婿；經此晴天霹靂以後，張大千自然是愧疚萬分，而李秋君卻暗暗的下定了決心，抱定殉道者的情懷，以張大千的妻子自居，發揮他的柔情蜜意，來照顧這位心目中的丈夫；這是一種舊式的「望門寡」式的高貴犧牲和奉獻情操，外人儘管蜚短流長，但是李家的父母及兄弟是十分諒解，而且也非常同情的。



## 儼然師娘主理中饋

李家的兄弟姊妹各自主持有不同的事業，有共同的財產，也有彼此的私蓄；張大千在上海時經常住在李家，衣食起居都由李秋君親自照料，關切愛護之情，比一個作妻子的還要週到，但是他們之間，絕無半點逾越本分的事，甚至連一句失儀的笑話都從來沒有說過。

據張大千自己說，他在上海時，「大風堂」的畫室就等於是設在李府上一樣，向「大風堂」拜門的弟子，李秋君可以代表他決定收或不收；如果張大千不在上海，李秋君還可以代表他接帖，並受門生叩頭的大禮，只要拜了她，就一定算數。根據這種情形看來，李秋君內心裏不但是以張家的「八少奶奶」自居，表面上也儼然是以「師娘」的姿態出現，否則，怎麼能坦然的接受門生的大禮呢！

陳定山所說的「大千適喪偶，館於秋君家，患消渴症」，喪偶大約指的是張大千未婚妻謝舜華之死，「消渴症」也就是糖尿病，最忌甜食及油膩；除了管制日常的飲食，侍候湯藥而外，每有應酬，李祖韓與李秋君照例坐在張大千左右兩側，每一道菜上來，都要經過李秋君嚐了以後，挾到張大千面前的小盤子裏，他才能動筷子。

張大千曾經很得意地說過有一次參加一個宴會，男女分坐，他兩旁坐的是梅蘭芳與余叔岩，李秋君在隣席遙遙的關照道：「不許亂吃啊！」等到上來了一碗撒着桂花末的芋泥甜菜，張大千已經看準了是一道甜

點，故意的歪過頭去問說：「這道菜我能不能吃？」李秋君眼睛有點近視，把桂花末看成了紫菜屑，以爲鹹的菜，遂答：「可以吃！」張大千逮着了機會，趕緊狠狠的挖了一大調匙就吃；太太小姐們的那一桌，總是慢條斯理秀秀氣氣的動作慢了半拍，等到李秋君嚐到竟是甜芋泥，對張大千大叫道：「你不能吃！」張大千漫應道：「我已經吃下肚了，方才不是還問過你的嘛！」

爲了貪嘴不顧身，有一次吃了十五隻大閩蟹，又偷偷的跑到街上吃了兩杯四球冰淇淋，入晚上吐下瀉；李秋君衣不解帶的親自照料，收拾狼藉不堪的病榻，猶如一個細心而稱職的妻子。醫生來了，吃藥打針以後，病情已經穩定了下來，眼看焦急不安的李秋君，醫生大爲不忍，好心的勸說：「張太太，祇不過是吃壞了肚子，明天就會沒事兒了，你請放心好了！」

張大千在病榻上聽到了，好生爲李秋君抱屈，心想都是自己不好，又讓李秋君吃了一次啞巴虧；但是李秋君既不否認，亦毫無不悅之色，默默的承認了自己是「張太太」。第二天張大千向她道歉，李秋君卻說：「三更半夜在你床邊兒侍候你，倘若我說不是你太太，醫生會怎麼想？反正太太太太，你我心裏最明白，也用不着向外人來多作解釋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張大千與李秋君既然形同夫婦，不知道實際情形的人，自然就會繪聲繪影，蜚短流長。據張大千自己說，有一次他從四川回到上海不久，有一天與李祖韓去「澡堂」泡澡，當時上海流行的「澡堂」，設備豪華，一應俱全，除了熱水池子以外，還有理髮的、搥背的、修腳的手藝人侍候顧客，熱水浴罷可以在舒適

寬敞的臥榻上休憩、聊天、進餐、喝茶或談生意，完全是一種消遣和享樂的地方。

### 一本初衷雲英不嫁

就在浴罷修腳時，無意間看到一份小報，上面大字標題赫然有「李秋君軟困張大千」的字樣，定睛一看內容，說是張大千到了上海就被李秋君軟禁在家裏，秋君要獨佔大千，禁止他的一切的社交活動。極盡莫名其妙之渲染與形容之能事，張大千看了以後內心極爲不安，很不好意思的把報紙遞給了李祖韓：「大哥，你看小報如此亂寫，待會兒我怎麼好見三小姐呢？」李祖韓反而安慰他說：「這些莫名其妙的胡扯，不必去管它！」回到李家，秋君反而先提起了這件事，張大千萬分抱歉的說：「外面如此亂寫，我真對不起你哪！」李秋君卻柔情萬種的安慰着他：「只要我們心地光明，行爲正大，別人再怎麼胡說，也損傷不了我們毫髮，你不要放在心上啊！」

李秋君的濃情蜜意，越發增加了張大千的心理負擔，原本追求她的名士一向不在少數，向李府登門求親的人也多如過江之鯽，但卻都被她一一拒絕了。爲了使李秋君能有一個美滿的歸宿，因此有好長一段時間，張大千與二哥張善孖避居蘇州「網師園」中；滿以爲時間可以沖淡一切，而且彼此不在一起，久而久之，必然可以無所顧忌的物色到一位如意的對象；不料五年過去了，李秋君仍然是一本初衷，依舊是雲英未嫁之身。

## 合購墳地互寫墓碑

中國抗戰，八年離亂，勝利以後張大千迫不及待趕到了上海，李秋君仍然像是一個妻子似的，熱忱地歡迎她歷劫歸來的「丈夫」。他們之間純純的愛，濃濃的情，已經獲得外間的充分瞭解，而他們兩人的關係也已昇華至更高一層的境界了；既不能生同衾，亦不能死同槨，但是死後隣穴而葬總是可以的吧！因此他們曾經合購墓地，互寫墓碑呢！

民國三十七年，張大千和李秋君都到了五十歲的年紀，朋友們熱熱鬧鬧的爲他們合慶百歲大壽，所有賀禮中最出色、最有意義也最爲他們兩人共同欣賞的是金石名家陳巨來所刻的「百歲千秋」印章了；兩人合起來爲「百歲」，而「千秋」又是大千與秋君名字的組合，兩人曾經相約合繪一百幅畫，每張畫上都蓋上這個圖章，後來因爲大陸變色，張大千倉皇逃離上海，這個心願始終未能完成。

身在異域，四處飄泊，在印度、在巴西、在歐洲、在美國，每當風晨雨夕或徜徉於雲影波光之中，或遊宴於衣香鬢影之間，張大千都會不期然的想到李秋君，刻骨銘心的相思，廢寢忘食的懷念，一直到民國六十年八月李秋君病逝上海，張大千尙一無所知。

家人們都得到了消息，故意瞞着不讓張大千知道。翌年張大千在香港舉辦了一次盛大的畫展，想當年在上海的時候，每次舉行畫展，例由李祖韓與李秋君兄妹主持一切，接洽場地，擴大宣傳，會場佈置及接



待，一切都不需要張大千操心；在香港的這次展覽，地點是在大會堂，大家都說：「盛況不減二十年前。」這次一切悉由李秋君的小弟李祖萊夫婦全權處理與安排，展覽期中，觀者如潮，不但訂購一空，而且有很多幅畫經過「複訂」及「再複訂」者，張大千喟然嘆息道：「如果三小姐能够在場該有多好！」夫人徐雯波不經意的答說：「三小姐恐不可復見矣！」

### 視之若妹敬之如師

後來經過一再的追問，才知道他情逾金石的李秋君已經離開了人間，於是捶胸頓足，慟哭失聲，已經是七十四歲的老人了，精神頓時陷入恍惚迷離的狀態，一直把自己關在房中，濡淚和墨寫了一封長信給李祖萊夫婦，以渲洩他哀悼痛惜的情懷，略云：

自四月初一賤辰前，身體卽感不適，屢欲作書奉告，輒以困頓輟筆。三小姐捐幃，八嫂、蘿姪秘不令知。一日偶談及此番港上展出，弟與弟媳如何措施，感其盛況不減二十年前大哥、三小姐處置，惜大哥已歸池壤不及見，而三小姐陷在上海，亦不得聞此消息，良以爲憾！八嫂喟然曰：「三小姐亦不復可見矣！」只怪問之？八嫂與蘿姪始以見告，驚痛之餘，精神恍惚，若有所失！以兄爲國之寶一語，乃始自三小姐。兄年五十時，初與八嫂結褵，居祖模康樂新村，一日，三小姐來，執兄手付八嫂手曰：「此國之寶也，我儕當極力保護之！」三小姐誠爲兄生平第一知己。自二十二歲於雲書大伯府中一見傾佩，訂爲兄妹，三

十年間，飲食衣服疾病醫藥，無不開切周至，以此亦頗爲兄受誘。而三小姐亢爽之情，初無所忌，且令心瑞、心沛二姪女寄名膝下，爲之名玫，瑞爲名玫，沛爲名玫，從尊府排名也。似此豪直，求之古之闔彥亦不可得，況在末世乎！方兄在大吉嶺時，曾寄小詩與大哥及三小姐云：「消渴文園一病身」。偶思七十子之徒，於夫子之歿，心喪三年，古無與友朋服喪者，兄將心喪報吾秋君也！嗚呼痛矣！

先數日得岳軍先生函云：「與吾饕餮亂生嗔！」君家兄妹天邊遠，從此應無誠勸人！今大哥與三小姐先後棄我而去，老病一身，真無誠勸人矣。憶在三小姐畫室，午夜同煮咖啡，以兄渴疾不能食糖，大哥、三小姐亦爲之擱而不食；端午節有客餽送洞庭白沙枇杷，亦相戒不許入口，其愛護之深，可以見矣！兄之於三小姐，視之若妹，敬之如師，今與弟通信，猶如見秋君，望賢愛此信，以見我兩家交情耳！

函中「弟與弟媳」指的是李祖萊夫婦，「八嫂」謂張大千的第四位夫人徐雯波，「蘿姪」乃其子葆蘿，因張善孖有女而無子，以葆蘿爲嗣，「瑞、沛」則係其女心瑞與心沛，過繼給李秋君，並經李氏排行命名爲「名玫」與「名玫」。

春秋時，師喪弟子無服，所以有「心喪」之說，朱子註云：「事師者心喪三年，其哀如父母而無服，情之至而義有不得盡者也。」張大千與李秋君義同手足，情逾骨肉，誓以心喪報知音，又豈止是一年或三年而已！